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百一十一卷目錄

刻各部名流列傳

曹沫

專諸

豫讓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藝術典第八百一十一卷
刺客部名流列傳

曹沫

專諸

豫讓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曹沫

曹沫

荊柯

刺客

車中女子

後乃令吳外臣於楚而內者無骨變之位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顧百曰光之身予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廟室中而具酒誦王僚使使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王僚之親戚也來立侍皆持長鐵酒觥觥公子光先為足入窟室中使事諸置匕首魚皮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請專諸擊而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士人擁蔽公子光伏甲以及上座之徒滿殿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閔乃封專諸之以爲上卿

戰戰

按吳楚春秋吳王將殺伍子孫又憂楚之在闔閭憂合諸侯來伐問于胥曰事諸之事於家人何安今聞公子慶忌有司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國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討其子忠非其主之遺聞問曰若武王討討而後殺武康而人無恐色今若斯遽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死矣又何懼焉臣之所尊其人者細人也雖欲於謀殺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方也王其爲何非子以是子子胥曰臣要各離臣臣嘗見胥射上服且前也王曰辱之奈何子子胥曰微臣請者海上人也爲將士使於吳適海津欲飲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前曰壯士所當何如壯士乃從有飲焉於津水神見其馬已沒板曰壯士大怒袒褐持人水神決波連連乃出抄其目以道之吳會於人水之責詩其水水戰之明也於夫人之

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雖有凌人之氣要難之對半坐坐不忍其淪於力也時要離乃推許曰吾聞勇士之闕也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遠聲生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闕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矜目之病形殘名弱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發微色於我哉於是微臣所卒於諸侯微臣將發與即往政要離於是微臣帶劍至宮滅其妻曰我將壯士板丘請於大家之慶餘恨微臣必求也微臣無留吾門至後板丘而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室不闢入其室不守放屍微臣所懼所乃手劍而碎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微臣不知所以子尋我於大家之喪一死也歸不關閣一死也臥不守御二死也子有三死之過無得惡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懷子知之乎新曰不知要離曰吾尊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于劍手挫碎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板丘新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占者離乃加告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死而得為子胥乃見要離曰與子聞子尚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細小無力迎風則倒價臣聞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矣王心非子胥連連此人久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七忠義忘乎臣能殺之曰乃竟忘之勇世所聞也將亡者勸萬人足當走追舍微手後飛馬背劍而飛掛膝數百里吾嘗遊之於江關馬馳不覺射之聞

操卒不可中今子之方不知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噫是明智之人歸辭於諸侯不下諸侯之罪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臣也臣非以罪罪出奔姬士數臣妻于斷臣右手廢忠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于姬妻於子侯之於市無言見吳國之事事即其情願因一子之可聞問可得也何不與我與之於吳要離曰其謀後三月操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因風勢因不約其冠亂風而相擊要離忌顧而揮之三投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噙噪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試殺之要離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選吳以旌其忠於是廢忠死要離渡至江陵路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舍生舉行非義也人有三惡以至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乎訖遂投身於江未幾從者因之要離曰吾妻能不死乎從者曰君曰勿死以依倚祿祿乃自斃手足伏劍而死

漢漢

按漢國氣最勝之侯漢武始事節中行之氏而說去伯也習伯智伯之說三言智氏趙襄子最惡智伯者將其頭以爲飲器漢武過過山中曰嗟乎士

政內乃斧中而出見王使之卒致援手而欲於左
手持衣右持刀以刺王殺之即當及母即自左
側面及斷其形體人莫能逃乃棄屍攻市懸金其側
有知此人者賜金一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
讎郭賴謂人曰此藉政也爲父報讎豈當及母乃
自掌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滿吾子名義乃抱衣歸
而哭經行販賣一書

著者： 一、 作

外洋各處均有代售

[illegible]

爲師之歸路而求爲報秦土者顧小力不能其後母
弟而乃願買於秦秦土之過燕小力不善故秦
日出兵山東以伐燕秦三晉皆習會諸侯且至於燕
燕君皆喜謂禮至太子丹處之間其傳物式武對
南面地偏天下威勢盤據禮有甘泉谷口之固
南有巨野之沃灌禮有馳石之險禮有甘泉谷口之固
水以北水所定也奈何以見陵禮怨欲批其逆緣
險民衆而士厲兵卒有銳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地易
拔乃然則何由對口禮入之豈有謝辭將樂于
可夫以秦七禮軍而猶恐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樂
時軍之在事是謂秦肉當歸陳之饑也何必不振矣
竊有管望禮不爲三晉之謀也顧太子疾速與將軍入匈奴
乃可謂也太子曰太傅之計謂禮口無久心愜然恐不
能須臾且非獨迫於此也夫樊將軍將困於天下降身身
於丹丹今卒幸之時也顧太傅思遠禮結一人之身
危而求速進而求能計禮漢而忽深遠結一人之身
交禮顧國之大害此謂古怨而助禍矣夫以鴻王
怒於烽火之下也無事失其見以禮覽爲人害而復可
與乎太子曰願用太傅而傳得交於臣先生可乎禮式
曰敬請致力進禮太子遂遣和行爲導遂而報命
田先生左右有秦太子之遊而時曰燕秦不兩立
顧先生情也也田先生曰臣聞燕誠禮一弱一日而

不知臣等已消亡之秦雖然先王不敢以圖國光盛壯之時
雖千里而其實老耄萬民之公天下關天感壯之事則
卿可使之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平原
君曰：諾。於是起出，至太子室門西，叩門，丹所報先生
言者，行見荆卿，曰：「大士也。」願先生勿卻也。也因光而笑曰：
「燕將北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發之。」曰：燕
秦不立，立願先生留意也。光流不自外，言足下於太
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中，曰：『請奉教出。』曰：「吾聞
之長客，乃口不使人，衣冠之士。」太子曰：「所言者，大
之事也。雖先生勿却也。」太子疑光也，大為愕，而使
人疑之。非兩使也，欲自投以故，荆卿曰：「願足下急遣
太子。」曰：「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
涕有且而後，曰：「丹所以誡用先生，現者皆欲以成大
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卿
得生，望先生有存道領首曰：「丹所不死而不棄其責也。
今秦有負約，亡之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區，
海內之人共其意，不滅今秦，已竭天下盡諸郡地也。
昔卽今伐楚，是也。趙主不能拔秦數十萬之衆，空澤鄉而
去，信出而原其害，趙主不能拔秦數十萬人入臣，禍至
燕然，小國數用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之眾，服
秦，莫敢合從，私計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劫秦，
於秦國以利，秦主貪其勢，必得天下之勇士，使劫秦，
王使說秦諸侯，侵奪秦地，曹沫劫齊，東郭恒公則大善矣。
則不可因，而利殺之彼秦，大將擒兵於外，而內有亂。

上家使擊而歌者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
聞於泰慈皇太后皇兒人有遇者乃曰為新離也
泰慈帝憐其善擊鼓車救之乃職其日使擊鼓未嘗
不備善其善之為新離乃以給置境中復進得近
乘其奔泰慈帝不中於是足跡高漸離終身不復近
諸侯之人

市中女子

按劍俠傳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制詔至京開
步曲坊達士一謂其大廉布衫掛士人而遇者其
然計其識士人謂其識也後數日又達士一謂曰公
到此境未得士人曰方欲往近親相過君機我
心指請便行士人雖其疑怪然隨之抵數坊於東
市一小曲內有路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寂靜
人引士升堂到室其盛二人與客據床對坐更有
數少年一而兩來數少年擲後直至前庭乃一銀車
夾間一車也門來數少年擲後直至前庭乃一銀車
拖舞兒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
滿簪衣紫素二人羅拜女子答士人拜之女子拜送
揖客入堂升其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
品物味極精潔酒數巡女子捧杯勸曰久聞君有妙
技今願一君君將焉為君見可自勸觀乎士人進謝
曰自幼惟習儒術經營實未會跳舞乎士人所習非
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
為學童者耽於舞士人曰君教舞女曰然某請君試
之士乃起行盤上不斷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
四顧坐中諸少年各各生技俱起設舞然後有行於

壁上著手撒種子行者輕捷之數各生技較狀如
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指少頃女子起舞士人
出驚慌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飲舞乎
乎士人前之至明日遂中夜見一人物掩捕其數唯收
得馬是將獸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前問
入小吏自後推之側落深坑仰望屋頂見一孔
自日至食時見繩車一器食下因飯其急取食之食
畢繩乃引上深夜思悅之無忽見一物如鳥飛下墜
至手乃人也以手撫上目計其驚然某有無慮也
聽其聲則同女子也云若君出矣以指車縛士人謂
神記以謂如繫女身昇然飛出宮賊去門數十里乃
下云若君歸江蘇求仕之計望勿他日士人幸脫大
獄之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呢喻奴

按劍俠傳唐人中有一生者其父為顯爵與孟太
之親臣一品者然生是時為十其父使往省一品
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母幸孤兒止安許積言清雅
一品命妓輔德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暴
愛命半與時時二妓人觀者絕代居所以金銀珍綺
掩而擊之沃以甘醪而進一品遂命未和漸教者學
一戲與生食生少年般般盡不食一品命紅裙妓
以進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隨之遂告辭去一品
曰郎君問數必相一相訪無聞老也命紅裙送山
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臂前小
鏡子云記取相逢無言生歸進一品息返學院神速
意牽詩賦容宿慨然疑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候到
蓮山頂上遞明珠玉女動生群生原半掩深宮月應

脂澤雪鬢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兒曉吟
勒贈郎君曰君心中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
老奴生曰汝輩遠却而問我懷機問事應報曰但言
當為郎君釋遠近必能成之生聽其言喜遂具告
知摩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曰
其難語磨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
院眾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
五日之數計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則知說合郎君來
耳生大喜不自勝請磨勒曰何謂而許遂我磨勒結
摩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樂事相聞匹為郎君製
束身之衣一品宅有婦太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
得入入必磨殺之其妻如神其猛如虎即為海州
之大也世間非老奴不能說此大耳今夕當為郎君
掘殺之遂煮鍋以酒肉至三更攜鐵鎗而往食頃而
回曰犬已覺之固無隱憂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
逐負而進至重垣乃入掖妓院內止第三門諸戶不
扇全無微明唯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尋聲初墜
紅綾錦袖而後方深城懸轉結但吟曰深谷驚啼
恨隨香偷來花下解珠璣瑞雲飄飄斷書絕空倚玉
簫聲歇臥待燈昏曉近聞然生遂掀帳而入歇
然良久躍下榻親生手曰郎君顏情必能款識所以
動之誠耳而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自生甚其告
以金銀約酒而飲之妓白生曰某本居朔方主人
擁護為高第使不能自死而且偷生險難給半心頭
結結經生節樂饒金銀足樂資財而年近科舉雖被
而當破珠翠其非所願也故在梓城爪爪既有神術

何妨以爲知生所願哉抑華生不悔請爲謀謀願乎
光者不知卽君高舉如生慨然不語願以順乎
子既然也如此亦小事耳華君爲辭謝請先爲
負其畫畫筆於案如此三夜猶然後曰志明達矣生
與華生出城距十餘里一品家之字號無有覽者
某華生曰我與家門從來遠近聞錄其巖勢創飛鴻
竄羣雁形此是也 大俠夫無不驚聞往思爲禍耳
家華生至至一渡首足昂昂而望曰此一品事
人謂品品足一品品異之名冠世而品品事
懼而不欲復細言細言由告因奴索騎負荷而去一
某品足解大甲也但卽君驅使馳牛不可託因足非
某須爲大甲人 於是令甲中五人羅侍皆壯健如
生院使擒賊賊騎馳逐首飛出高崖賊若翅翔
疾回馬奔撲如兩翼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
僥倖生大驚愕後 品情惟每夕多以家傳特劍劍
自衛如斯劍萬方無一十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負
乘於洛陽市者按知卽目

蘭陵老人

按劉侯傅唐黎黔爲京兆尹時曲江莊能而兩觀者數十寮至獨有老人值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輦車掉臂而去黎疑其非貴命坊老卒導之至藩閭遂之雨入一大門言曰吾用解幕可具湯也坊老慮白黎奪大懼因衣襖服曳坊卒至其處時已晨服坊卒因入通黎之官聞黎唯而趨人拜伏曰向述大人物也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彈奪檢曰某爲京尹威積損損失官政主

人理形骸非徒識心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足於
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人遇也乃具
酒設席而後執坊亭令坐夜語及養生言約理
繁語較博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說入良久
朱肱長劍七尺舞於中庭遂躍躍提晃尤寬激
武備不窮尹始告然火如短劍一尺餘時時及向
鬚眉間或平已食項獨創於項創下穴輪額聚曰
試尹胆氣聚拜曰今日已受性命矣人所賜乞僕役
左右老人曰聚拜無違氣非可違役別日更相贈
也則聚拜一聚拜氣色如海鏡鏡方甘樹樹落寸餘
翌日復告已卒矣

紅線

按劍俠傳唐澤州節度使胡客卿者京兆人魏紅線者澤
阮咸也傳經高僧名號曰寒水獺曰日記至時車中
大軍紅線親執刀鎗殺之聲震四野其擊必有事
此蓋業晚習律曰知所司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夜昨
夜之不眠水獺聞過歸是病在疾之後南河未
身以塗陷爲命命固守狂匪山卒殺傷之慘軍中
草創朝廷命女嫔魏娘來慰問胡氏亦還路
男娶潘善節度使胡家女二續文爲嬌媚他甚相
適其母承嗣官恩賜教誨每增百員又將魏娘十
納出凉亭可以延數年之命乃遣中男武士十倍
得三千人就外宅而厚其風紀每舍百人夜復巡
宅中上良日欲往蘇州爲園一日竟獨地唱自告
計無所恃時夜方深竊已開後庭陰除詭賊
從諸紅線曰女一不邊經食急有難離非鄉鄰
遇乎謫曰事繁安能并汝能料紅線賦誠品亦

[illegible]

昨來發後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節林頭獲一全合不意匪徒窺御封納事便馳脫半方遂止見搜捕金合一單據疑便者以馬搖門非時請見承審速出使者以金合授之孫永之孫燕則便則謝便者止於中押以私受其賄賈明日遣使齎歸三萬匹各馬二百匹及珍異等物以獻於藩口其之有賴聚在思私便宜知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指使致議親往富林設後車來在感德前馬所置紀兩外宅兄者本防範盜亦非異觀也脫其甲戈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兩省倭安主忽一日紅線辭去藩口滋生我今特將往方輒放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生前本勇士游學江湖間讀農藥書而致世人笑時時有孕婦忽患臨產某以花酒下之婦與親中二子俱喪是某一舉而毀三人陰力見謀前為女子使身居賤祿受凡俸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天身服脫離口窮日乾乾有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遠近且且且此即遲遲大運當盡列非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勉為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懼以謀安在某一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罪非遂其本形使盡還歸中棲心靜外澄清一氣生延年有術口不然而以千金為募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謂讓知不可謂乃廣為勸別悉悉發夜夢中至焉以謂此紅線酒醉生朝朝為詞謂曰探悉魏不備片忠客現清自足樓運似洛地來奪去大無際不亦謂謂焉不勝其悲恨快

懷恨

按魏侯傳書建中初士人章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共連轡言論談洽日暮乃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歸處若君能願平士人許之因令某日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某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燈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遂時已昏夜章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箭復獲劍九十餘方首僧曰弟子有程期過爾會士人海濤勉爾相送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某止僧止其發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於中處發曰卿若莫惡作劇草鞋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一壯士數十人列火輦出迎僧延至一廳中笑曰卿若勿憂因問左右夫下處知法無復曰卿且自慰之即就此也章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前草草生曰貧道豈也本無好意不知卿若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延耳適來貧道所中卿若彈悉在乃舉手摘胸後五丸墜落有頃布羅其某憤憤上劍刀下餘以餅餅環之提畢生就坐復曰貧道有幾弟數人欲令謁見已已未大巨帶者則五六輩列於階下僧此曰拜郎若汝等向過郎君則成蓋粉也食畢僧曰貧道幸為我勸之乃呼飛飛出魯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習英武能皮肉如脂僧口向後章侍郎君仍授單一劍及五九且曰卿若盡發殺之無為老僧果也引章入一室中乃反鎖之室中四隅明燈而後飛飛當堂執一短鞭章引彈應必中九不復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走躍捷若猿猴彈丸盡已破中章乃連劍逐之飛

飛飛忽還問去身身不尺掌斷數節飛飛不能偏倚久乃歸問草草與老僧除得害乎章具言之僧依然顧飛飛曰卿若得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章論劍及張氏之事天將曉僧遂登路曰贈贈山已垂泣而別

斷髮

按甘肅通志魏侯者元中魏博大將蓋鋒之女也方十歲有乞食者於其家見隱隱之乃乞其髮而乞之取此及鋒士怒叱斥乃任神術魏魏中感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魏侯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會無影尋父母思之相對啼哭而後已後五年尼遂還娘語告鋒曰敵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故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以曰初但廣經金唎餘無他也鋒不信惡語隱隱曰其父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廣說之隱乃曰初被尼奪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歇坐數十步寂然無人猛猛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貌貌不食能於峭壁上升走至捷飛登本無有厭夫尼與我輩一結會今純實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一女教其舞捷斬斃身輕如風一年後利殺殺無不中劍之刀漸減五寸飛走連之亦莫其其去也至四年第二女亦大擊我其首無使知覺定其勝者飛飛也授以羊角匕首刀廣四寸逐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其首入囊及命則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設有罪無故害人若十歲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據

亡百入其妻後其門無有聲疑伏之梁上至眼時
得其首歸尼大怒曰天降如是某云見前人執弄
一兒可愛未忍下手尼叱曰殺過此輩必先斷
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女聞爾殺賊已
首而無傷爾即亡之汝術已可歸家送還云云
後二十午方可一見婦聞語甚憤憤過夜即大驚及
明而返雖已不敢許之因茲亦不忌憐愛愈甚眷鏡
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夫白父父又不肯不從
遂懷之其夫但能許後除無他他乃給衣食甚豐
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法以金召召署為左右
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初魏帥與像計府使劉昌
商參商不協使魏娘與其首魏娘帥之許許帥能
神算已知其來才將令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
女子各持白黑術至門遇有鴛鴦夫夫以白術之
不中奪奪夫一丸而鴛鴦夫曰吾欲相見延迎
也才將受約束遇之魏娘夫妻云劉侯射果神人不
然者何以動名也魏娘夫曰劉公劉旁之魏娘夫妻拜曰
得罪果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
今與許何其兩當聞此勿相疑也魏娘夫曰僕射左
右無人顯合夜而就此康公神耳如魏娘夫之不
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索錢二百文足矣乃依
所請悉不見一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
知布囊中見一紙條一白復月餘日劉曰僕未
知信必使人通至今言謂劉甚疑之以紅綃送於魏
娘前以不同劉劉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足
夜必使婦見來殺某及魏娘射之首此時亦用計
殺之望勿憂耳劉發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

昔之後果有一桶子一紅一白白飄飄然相擊於林
四隅見久見一人自空而落身首異處魏娘亦出曰
精精兄已驚飛出於堂之下以藥未化之為水毛髮
不在矣魏娘曰夜夜常使妙手空空兄繼至空空兄
之神術人能能見其鬼鬼得攝其屍能從空中入
冥冥無形而滅滅魏娘之夜故不能逃其境此即魏
娘射之術耳但子蘭王周其類類以貪德娘當化
為蠅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何其幹無逃遁劉到官
至三三更目未熟果聞項上悉然魏娘魏娘自刺
口中躍出實曰僕射無虞矣此人如後魏娘一搏不中
即嗣然遠遁恥其不中耳魏娘未歸一更已千里矣後
魏其王果有亡首劉感魏娘數分自此魏娘厚禮之
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魏魏娘不願從轉自刺此尋
山水訪至人但一諸魏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
所之及劉甚於軍魏娘亦離魏娘而一至京師經前勳
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統降陵州刺史至蜀魏娘道
隱魏娘若當時其喜相見依前跨白術如故謂魏娘曰
郎君大矣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經吞之云永年大
急魏娘歸魏方脫此禍告藥力以保一年思耳魏娘不
不其信遂以魏娘一無所受但沈沈而去後一年縱
不休官果卒於陵州一無所見有人見魏娘矣

按劉侯傳唐元和年中江華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
遊居名山自言善術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遊旅
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無席外氏呼呼盧為
舅因與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失語方醒盧
曰知舅善術鍾離神地樂唐唐曰某數十年童顏從
師祇得此骨骨可輕遊耶盧應語不曰唐辭以防投
有期日經不骨骨可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得勿等閑也
唐意之曰某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憐憐君若子何
至稱平不者也盧應語曰目盼之甚久曰我侯客也
如不稱平死於此因探懷中曰吾形如僕月貌火
前疑斗則之如泥唐謂侯曰其術當試曰魏娘殺
劉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
天下哀傷其有殊之至海金鍾離傳者亦死某久
得棄之遺者因與唐唐自受遺道流常陳此事以
戒之

田影婦

按劉侯傳唐宣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傳宗朝于蘭國
所寶雖珍奇巧蓋者代之寶寶殿殿中一旦忽失
所在禁衛潛密曰非思淫孽御其有至者珍玩雖初
他無所失上驚疑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魏
近及左右唐中尉曰此非外寇中人盜當在禁衛荷
求之不獲且與他變一枕因不足惜當衛我皇宮
必罪罪人斯得不然天不奪衛曰茲無用矣內官惶
惶伏罪請以決明求捕大經金南野之略無窮究之
連累百歲初校校者漸多坊曲間里靡不搜捕有魏
武一番唐王敬弘嘗寓小僕年南八九九神影後到
使之無任不自敬以與流遊於咸寧會宴有侍妓
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度曲度曲以琴瑟非妙異常
著者彈之中四已傳傳之矣又因起解小僕曰若某
琵琶須刻司主執事曰琵琶動車門已鎖尋常改
豈不見何言之謬也脫而就教數小僕以琵琶將
琵琶而至坐客飲飲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

捕獲賊匪以爲疑之罪狀及特遣歸其時先搜視之曰使汝返京則吾獲捷也此吾聞世有破上改莫是古小僕謂非有此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知悉各三書召當令伏弔敬引曰此事即弟等開邊全活姓名未久未知在何許可報司有掩護否小僕曰偷情者勝郎也市農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喜超越故外學他日足便千兵萬騎將奔走自茲再赴遠矣遂拜別其足踏橋上公笑稱軍旅難之此事仍須審察是時沛雨無雨而晚曉塵轍車馬驚駭踴躍趕步趨人不相顧賊與少左足仰面罵曰我偷殺老翁不怕他人權權於爾既已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車右軍一試而伏上喜得賊又知復在無厭乃密語諸詰問具陳實在宮中往來上曰此乃仗義之舉非常之舉盜內外四竊數百人於是急令解之僕獨得勝郎已告取歸降擢爵之不可但買私放而已

李維新

按江行難錄外王父中書舍督國公宣宗朝得磨廣
園不協比於權道難以公諒率大政四方有請決疑
於法者必國爭不日尋是征鎮忌爲惡志尚典籍難
門施行馬庭列冕鑑而繇繇未嘗稍倦於中事甲第
別講齊齊每庭迴欄處其中愉悅也大中三年甲第
燬假將入畜生所擾卑矧大花鸚鵡既啓扉而花蘭
連衝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開花鸚鵡俯視狀轉急

公亦疑乃匣中取出見吾乃丈人夫嘗識於鬼
若有疑物則可相見吾乃丈人夫嘗識於鬼
而相見者豈欲有物從冥下墜地乎未之
知爾後必覓覓動輒頓首連拜曰枉罪公正之且詢
其姓名何對曰李龜臺是宦人家也有厚祿職
壽全不利於公龜臺感戴化復爲花或問所葬形
能居否公曰貴冑應葬之邪何以餘生輩作土偶
公曰待以不死送命元徒都押衙傳有據之明日
已有驗至全門服甚重曳曳隨而抱持聲震諸於
閤曰爲卿作社墓龜臺乃出妻妾且曰詎君相視
則死者猶未相見乎遂與龜臺同止及公就終龜臺
盡至七去

判十三娘

被殺者並非是過十中一家於劉蘭村以豪俠爲事主
蘇州旅舍支山館內，是年有一女商，年三，頓爲事
亡。設大筵席，因過同載，蘇州藉以氣概，特製銀
之財，不介意。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受妓妹之
之父母，以諸君爲恨，恨不己，時謝慈與己，用俗
之幻術，太尉蘭蘭行成，福李權蘭蘭而已。蘭蘭
於相親，親親亦喜。惟憐李郎曰：此小事，我從爲
師取，但請過十中劉蘭村以豪盛，與故之父母，曾
待我李旅此，三星期，劉蘭村以豪盛，與故之父母，曾
殺李旅此，與過十中，不知所終。

京西店老人

按劍俠傳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幕止店中聞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張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

起筆足見有項武聖之遺傳下馬具一復不遺天盡畫
體筆法之精其筆勢連綿轉折之中大樹不遠中空中有
電光閃爍如錐狀勢態逼視樹根現乃投石以仰空之
令拜跋上電光閃爍而滅風雷亦息草顛大樹枝幹
盡天鞭狀已達及店前見老人方籠袖摩背其異
人也拜而具跪矣笑曰客勿待耳夫須知劍術衛引
拿人後指拍中其掌即領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
片非彼之前試中其掌上領取取力重事不可微響聲
劍聲亦得一二焉

番

按南唐書：潘徽往來江淮間自稱釣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元龜。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元龜園近郊。元龜屬宴。至中園觀陂所。四壁障畫。繁華滿竹。荷而已。皆初開。錫丸亦頗極之。展陂大驚曰。何物婦人。謾言初開。陂其光不。然身貧賤。未嘗以言干國。元龜怒。然曰。乞劍客也。求學其術。取曰。姑一試之。乃供玉釵。紅珠。珠。錫丸匿掌中。俄而氣出。指之曰。先生。新髮提眉。國雖有髮。鈔針手。故之復爲得丸。元龜表薦於祖。祖居海陵宮數年卒。

張金汁

按茅亭客話蜀有隱迹於洵沙者不知所從來及
名氏常載故帽攜鐵竹簪多於寺觀靜處坐臥
時東市國清寺街有民字文氏宅門有大桐樹洵
沙子休息樹陰下字文頗留心至遇見其人容質有異
遂延於廳問其藝業云某改詩嗜酒言論不俗因飲

之數附與約再會決仙淘沙子乃到其門將破相等寄與門候令報土人其僕忿然罵之曰上人豈見此等貧兒耶字文問之還出迎候愧謝口相望日久何來耶即與飲且題字文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淘沙子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字文曰某數年前遇人教令禪氣未得其驗廢之已久淘沙子曰修進却初得道有僧皆是初動而中情當功舉之矣遂辭而去翌日凌晨扣門將一新手帕裏一物云淘沙子奇異十八字文開而觀之乃長髮一顆從出其由至日高門候不來令名之云今早五更鐘中被人執却頭各神去目甚無復影舊休復見追書云刺客者非隱形之法也言刺客若鬼足亦不見每二十年一度易容改名姓謂之脫胎多有奇怪之事名籍已係地仙淘沙子是其流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集部典

第八百十二卷目錄

刺客部藝文一

組鳳兒趙府賈

論刺客

書刺客傳後

澤議論

刺客部藝文二

詠刺客

俠曲

詠刺客

賦得刺客

前題

結客少年場

詠刺客

古唐門行

俠客行

易水行

詠刺客

紅綉鞋

刺客部紀事

刺客部雜錄

刺客部外編

藝術典第八百十二卷

刺客部藝文一

組鳳兒趙府賈

論刺客

書刺客傳後

澤議論

刺客部藝文二

詠刺客

俠曲

詠刺客

賦得刺客

前題

結客少年場

詠刺客

古唐門行

俠客行

易水行

詠刺客

紅綉鞋

刺客部紀事

刺客部雜錄

刺客部外編

北周庾信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宋徽徽

刺客部紀事

刺客部雜錄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刺客部外編

結東我紫雲閣離離華星彩五低垂殿城秋冷銅焦
死魂斷三十外宅兒
脫文七官宮馬戲一雲遙空獨環環街鼓未休營卒
臥滿街風露滿城
直拂銀河織女機天風飄飄泛波夫手持北斗黃金
合千里關山度石飛
忽離境下王階裙帶低垂關主輒情知不是人間
別張歌會第十二
金銀器圖其像家粉粉寶銀寶器一連連金天外
去未門等鎖碧花

判客部記事

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使使聘之處女
將北見於王適逢一翁自攜女來公問於處女翁聞
子善願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
是哀公即枕蘇竹竹枝上頭橋木處地女即捷木
哀公則載上橋驚為白猿
理報記主父文叔與張夜抱獨整天象一夕見有神人
自天而降主父拜之按主父以九女離身之術殺主
父入秦直至駱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路

王方與侯姬殿帷中主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
不傳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追迫捕而主父猶在
傍也

戰國策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新南謂楚王曰
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
也謂張施曰以張侯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
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侯也侯
儀則則事楚楚秦相附則楚無患矣張果果令人
要刺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相附而戰秦楚事魏
張果果大車

羅章從梁來其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解不受
出謂趙社稷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
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
死以為交終身不厭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史記秦趙事本紀始至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
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漢書張良傳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
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善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
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

刺客共謀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記張良王世家梁王西入朝湯賈太后燕見與景
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詔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
道親親親則道尊其美一也安車大駕用張季王為
寄景帝跪席席身曰諾罷酒出帝命哀告諸大臣趙
經街者曰太后言如是如有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

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哀等曰殷遵親親者立
弟周道特尊者立子殷遵實貴者法天親其所親故
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
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成趙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
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
子敬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
弟受國死復復之與兄之子弟之子弟之以為我常
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在後曰君
子大於是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曰之哀等
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欲立立立
後曰吾復立帝子哀等以宋宣公不立止生禍禍
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者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
說即使梁王歸國而梁王聞其謀出於哀等諸大
臣所怒要使人來殺哀等哀等避之曰我所謂哀等
身親其創新治問長安中側便王曰梁王卿子來
治此則以此知而覺覺之覺覺者誦述之

漢書張良傳秦為楚相韓家居秦時時使人問
秦秦王欲求為副尊進說其後請秦王以此怨
秦使人刺秦刺者主關中問秦稱之皆不答曰乃見
豈曰臣受秦王全利君長者君不忍刺君然後刺者
十餘皆憤之豈心不樂家多怪乃之始生所問占還
授刺者皆殺進到殺秦秦都門外
後漢書張季傳張季字君叔建武十一年欲與黨廷馬
建廷為公孫述將軍王元安於地池下陷陷之棄
成進至大懼使刺客刺張季張季避廷廷見者
因伏悲哀不能仰視張季曰虎才何敢然今便者

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勦吳而別

北虜預言唐祚永年昭兵不利河北數帥不聽其命
一日疎疎堅老親征師太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
攻靈壽縣半決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洮遼罕入人心
驚惶晝夜攻擊以致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
時有一百廿世老農中李周賈收於第五畝乃謂周
彝曰一劍願先吞以敗其城未聞忽機抽奈摘

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機撲仆於地左右乃擒之元是
靈強賊中遣來令詐降本息欲窺筭招討使楊師厚
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彝足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金鑒密記周圻府都督謝兇險惡毒則天朝從曹

王於黔中祐囑云則天賜自靈祐親奉選止更無別
敕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
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尋祿事得祐頭
漆之題謝祐字以爲穢氣方知王子合刺客殺之

唐國史補或說天下未有貞甲時常多刺客李汧公勉爲開封尉鞠獄獄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勉縱而逸之後數處勉罷秩客遊河北偶見故囚故囚喜迎歸厚待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纖千

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三子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殺之故因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取衣棄馬面逸比夜半行百餘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敢夜行勉因話言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我

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首以示魁
貞元中長安客有賈妾者居之數年忽爾不知所之

[illegible]

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於此今報矣請歸泣涕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二子喉而去

唐書武元衡傳元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卒淮
蔡用兵帝恐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敕吳元濟
使人白事中書憚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怒數上章
譴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夜漏未盡賊來暗呼曰
滅燭對元衡中府吏擊其左股從御略園不勝皆駭
走遂害元衡批顙背持去遇刃傳誅盜殺宰相連子

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却主名少選馬還還第中
外乃審知是日侵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怒罷朝
坐延英見宰相哀憫爲再不食贈司徒諡曰忠愍陪
金帛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撻賊賊窮必亂又投書

於道曰毋急找我先殺汝故更卒不窮搏兵部侍郎
許謫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
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
及貪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和詔族之積錢東西市

以募告下於是左帥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斗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通書雷照賊門察背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

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謀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
何其儻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
奴持兵呵衛宰相則全吾輩騎導曳每過軍門撻索
宣嘩因詣衛灑上一刻乃傳貼云

唐國史補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明尚書左丞許孟容奏言當罪京兆尹諫金昌

中華書局影印

鋪官入素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姜武
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賊崇晏輩
唐書裴吏傳度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

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
擊度刃二進斷臂刺背裂中單又傷右腹貫髀得不
死吼導駭伏獨騎上義持賊大呼斬義手度墜溝
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
度得公大也若此之是賊計適行百倍足疑之賊

劉從諫儻然戈者顏行俠從諫厚給鉅坐上墜自稱
判押從諫直定州成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上
誦留飲二日柔間斬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
遲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譏爲判押

通鑑唐僖宗中甲子年五月知高駘侍中罷鐵騎
運使駢訛失兵柄復解判得擢袞大誦上夫自訴言
辭不進上命鄭畋召畋詰責之初駢好神仙有方士
呂用之輩妖黨亡命誅駢騎補以軍監信任之用之

引其窟守一其巖懸騎與梯賊有隙用之謂曰
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騎大懼計用
之曰張先生可以禦之騎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騎衣
婦人服潛於他室而代居騎寢中夜擲劍路於階令

鏗然有聲又密以氈布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日
笑謂耕曰幾落奴手耕泣謝之

夜入寢中未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鋸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